

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 工作简报

二〇〇七年第八期 总第十六期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

目 录

【AFDC动态】

央行副手汇聚巴厘岛 共商应对流动性过剩

“应对老龄化的挑战：构建可持续发展养老金体系”——新“老有所养”时代的关键命题

APEC “老龄化与金融市场”第三次核心组会议在沪举行

澳大利亚墨尔本APEC金融中心与我中心签署合作协议

知识分享 经验沟通 能力建设 持续创新——AFDC代表参加 CDDLN2007年年会暨 GDLN-AP2007年第二次会议

【观点摘登】

“应对老龄化挑战：构建可持续发展养老金体系” 国际培训班观点摘登

“发展政府债券市场——稳健货币管理所面临的挑战” 国际研讨会观点摘登

【AFDC观察】

直面挑战 未雨绸缪——开展以目标为导向的养老金改革

亚太区域内金融中心之间的竞争：利益与成本

【AFDC动态】

央行副手汇聚巴厘岛，共商应对流动性过剩

2007年11月1日，由印度尼西亚中央银行与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共同主办的“发展政府债券市场——稳健货币管理所面临的挑战”国际研讨会在印尼巴厘岛举行。来自印尼、中国、澳大利亚、韩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的中央银行副行长，以及来自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和摩根大通银行的专家应邀在研讨会上发表主旨演讲。印尼、中国、澳大利亚、韩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加拿大、新加坡、日本等10国的100余名代表参加了研讨会。

会议首先由印尼央行 Aslim Tadjudin 副行长与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李扣庆副主任致开幕词。两位在开幕词中指出，在日益深化的国际金融一体化和全球流动性过剩的大背景下，各经济体都面临着如何在继续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维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大挑战。今年以来，“流动性过剩”已经成为区域内乃至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面对流动性过剩，如何运用有效的货币政策工具调控经济，使经济保持稳定健康发展，成为各经济体面临的共同问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各经济体普遍把政府债券作为一项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政府债券市场在亚洲各发展中经济体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是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政府债券市场还很不成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希望此次研讨会能够促进亚洲各经济体在金融领域的交流和合作，共同探讨发展政府债券市场、实行稳健的货币管理，从而有效应对流动性过剩的对策，保持区域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

隆重而简短的开幕式后，各国代表围绕如何应对流动性过剩等主要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国际清算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 Eli M Remolona 和世界银行东

亚及太平洋地区高级顾问 Noritaka Akamatsu 就建立稳健货币政策框架的必要性与发展政府债券市场的重要性问题发表了主旨演讲。菲律宾央行副行长 Diwa C. Guinigundo、韩国央行副行长 Gwang-Ju Rhee 和泰国央行副行长 Atchana Waiquamdee 与参会代表分享了各自经济体应对流动性过剩的主要政策和实践经验。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副行长 Ric Battellino、马来西亚央行副行长 Ooi Sang Kuang 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介绍了各自经济体货币调控及通过债券市场调节经济运行的经验。最后，私营部门代表、摩根大通银行董事总经理 David G. Fernandez 通过对多个国家央行政策报告的分析研究指出，通常而言，央行前一次货币政策会议的声明中包含的内容较多且较明确，则市场对央行下一次政策会议决策的预期出现错误的可能性会减少。

为期一天的研讨会在代表们热烈的掌声中圆满闭幕。代表们纷纷表示，通过此次研讨会分享了知识和经验，增进了各国之间的友谊，有利于加强区域内的合作，共同应对流动性过剩的挑战，促进区域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

“应对老龄化的挑战：构建可持续发展养老金体系”

——新“老有所养”时代的关键命题

金秋十月是收获的季节。在有着两千多年悠久历史的传统佳节重阳节前夕，10月16日至17日，由中国财政部主办，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和世界银行学院联合承办的“应对老龄化的挑战：构建可持续发展养老金体系”国际培训班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成功举办。

重阳节在我国又被称为“老人节”，早在《礼运·大同篇》中，古代先贤就

提出了“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宏伟理想。然而，汹涌而来的老龄化浪潮给亚太地区众多经济体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许多重大而又严峻的挑战，各经济体的养老金体系改革迫在眉睫。面对快速到来的人口老龄化，与世界上部分其它地区相比，亚太地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养老金体系还很不完善，面临着形形色色的困难，譬如养老金资金短缺、体系覆盖面低和公共养老基金投资回报率低等。

源于一个共同的目标，来自中国、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等近10个国家的代表，以及来自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等国际金融机构的专家齐聚一堂，交流经验，分析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致力于构建适合本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的养老金体系。研讨会上，世行、亚行及基金的专家分析了人口变化趋势，从全球及地区范围分析了建设可持续的养老金体系存在的主要障碍，来自韩国财政部、加拿大财政部和马来西亚雇员公积金局的专家则与参会人员分享了他们各自国家建设养老金保障体系过程中的经验。

在17日下午的小组讨论中，学员们被分成三个小组，分别就养老保障改革提出政策性建议。通过短暂而热烈的讨论，与会各国代表认为，可以根据各国的人口结构将亚太各经济体分为已经老龄化、正在老龄化和将要老龄化等三种不同的人口老龄化特征。结合不同的人口老龄化特征，与会代表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政策意见。大家认为，国际经验为各国构建可持续的养老金保障体系、应对老龄化的挑战，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每个国家都必须通过制定合理、科学以及契合本国国情的养老金改革策略，未雨绸缪，积极化解老龄化带来的各种挑战，构建充分、公平、可持续的养老金体系。

培训班结束后，与会的国际专家和各经济体代表纷纷通过各种方式向会议主

办方表达了感谢之情，期待来日相逢，再度共同探讨区域内普遍关心的热点话题。

APEC “老龄化与金融市场”第三次核心组会议在沪举行

由韩国财政经济部和中国财政部主办、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KIEP）和中国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AFDC）承办的 APEC 财长会机制下的倡议活动——“老龄化与金融市场”第三次核心组会议于 10 月 19 日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举行。来自中国、中国台北、韩国、泰国、IMF、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ABAC）等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中国财政部社保司余功斌副司长出席并作开幕致辞。

会议在 ABAC 代表 Bruce Pflaum 先生对老龄化与金融市场发展的精辟阐述中开始。泰国代表 Kobsak Pootrakool 先生结合泰国案例，就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必要性作了颇有深度的剖析；来自上海社科院的左学金教授详细介绍了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资本市场发展的情况；韩国汉阳大学的 Daekun Park 教授分析了老龄化对韩国金融市场的影响，并介绍了韩国运用金融市场应对老龄化挑战的情况；来自中国台北金管会的陈俐君女士则介绍了与老龄化密切相关的保险产品发展的情况。参会代表围绕如何运用金融市场应对老龄化挑战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国际货币基金的 Chee Sung Lee 先生对讨论进行了总结。

“老龄化与金融市场”倡议是由韩国在 2005 年的 APEC 财长会机制下提出的，该倡议活动的目标是针对亚太地区各经济体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与发展趋势，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本次会议是该倡议核心组召开的第三次会议，前两次核心组会议分别于今年三月和六月在韩国首尔和济州举行。

澳大利亚墨尔本 APEC 金融中心与我中心签署合作协议

11月6日，澳大利亚墨尔本APEC金融中心(MAFC)主任Ken Waller先生及项目执行经理Jaime Jobson先生访问我中心，并与我中心就未来五年在金融能力建设方面的合作达成合作协议，Ken Waller先生与李扣庆副主任分别代表双方在合作协议上签字。

双方约定，为继续推进金融能力建设，双方将在四个方面开展合作：(1)举办面向中澳银行和监管机构的高层研讨会；(2)面向中国和其他APEC经济体银行高管，举办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公司治理方面的专题培训；(3)就共同关注的金融问题开展合作研究；(4)建立学习人员网络，促进业界、学界及政界在金融领域的知识共享与经验交流。

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和墨尔本APEC金融中心的合作得到了中澳两国财政部等相关部门及商业银行的大力支持。双方于今年7月在墨尔本成功合作举办了“加强中国银行部门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高层对话会”。在我中心彭润中博士等陪同下，Waller先生一行走访了财政部、发改委等政府部门，并邀请参加7月份墨尔本对话会的政府部门和银行界人士进行了座谈。

知识分享 经验沟通 能力建设 持续创新

——AFDC 代表参加 CDDLN2007 年年会暨 GDLN-AP2007 年第二次会议

11月5日至8日，中国西部开发远程学习网(CDDLN)2007年年会暨全球发展学习网络--亚太区域(GDLN-AP)2007年第二次会议在重庆工商大学召开。会议

由世界银行学院、国务院西部开发办与重庆工商大学联合主办。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曹声容等代表全球发展学习网络—上海远程学习中心 (DLC) 参加了会议。

11月5日，CDDLN2007年年会在重庆工商大学举行。来自世界银行学院、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及北京、上海、广西、四川等13个DLC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与会代表就各DLC在2007年取得的工作成绩、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进行了回顾分享，共同围绕“立足CDDLN平台，探索远程教育可持续发展规律”、“加强课程资源能力建设”、“促进人才开发与知识共享”、“开拓国际合作”等焦点问题进行了交流探讨。

上海DLC在回顾2007年工作中指出，在过去的一年里，根据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的工作安排，上海DLC开展了10多项远程培训、研讨、考察交流与对话活动，受众人数超过600人，涉及了金融、贸易、管理、绩效评价、技术创新等多个国内外热点问题，合作机构包括世界银行华盛顿总部、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澳大利亚墨尔本APEC金融中心、普林斯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日本东京DLC、越南河内DLC、斯里兰卡科伦坡DLC等十多家机构，在开拓混合型培训模式、提高培训的灵活性和针对性、节约培训成本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在场远程教育专家和其它DLC代表们一致认为，上海DLC课程品质具有国际一流水准，并在探索国际合作方面起到了卓有成效的模范带头作用，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探索也符合全球范围混合学习新概念的发展趋势。

11月6日至8日，来自中国、澳大利亚、印尼、日本、菲律宾、东帝汶、泰国、越南、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等13国远程学习中心、世界银行学院及西部开发办等机构的80多名代表参加了全球发展学习网络—亚太区域(GDLN-AP)2007年第二次会议。会议以“知识分享、经验沟通、能力建设、持续创新”为主题，

主要围绕“GDLN 范围内各国发展学习网络”、“GDLN 亚太区域项目进展”、“GDLN 亚太区域战略计划回顾与实施策略”、“GDLN 全球化趋势”等议题进行了讨论交流。

与会期间，中心代表积极参与了各个议题的研讨与交流，与世界银行学院以及其它 DLC 的代表交流了未来合作构想，并与世界银行学院就拟于 2008 年举办的“课程设计”培训项目具体事宜达成了共识。来自蒙古、越南和我国广西、新疆等国内外多个远程学习中心的代表对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和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的培训项目表达了强烈的合作意愿，希望能够借助远程平台开展形式多样的双边或多边合作。

【观点摘登】

“应对老龄化挑战：构建可持续发展养老金体系”国际培训班观点摘登

Gustavo Demarco(世界银行学院高级经济学家)：在各经济体养老金改革过程中，无论是采用参数改革或名义账户制抑或是系统性改革，都需要充分重视自身经济、社会以及政治的独特性，保证改革策略不仅在技术上可行，而且在经济和政治上同样具有可行性。举例而言，参数改革相对于系统性改革似乎更为简便，但是参数改革所面临的政治压力经常导致改革在现实中难以实施。因此，我们需要全面、合理地评估各经济体养老金改革的初始条件，深入探讨养老金改革的策略选择，仔细研究养老金体系不同支柱的机制设计，着力解决具体实施与管理过程中诸如代际代内社会公平、既得权益和隐性债务以及公共养老基金运营监管等关键问题。虽然我们无法找到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改革模式，但是仍然有一些养老金改革应当共同遵守的必要原则，即保障水平的充分性；财政的可持续性；社会的可承

受性；制度的公平性；改革的现实可行性。

Michile Van der Auwera (亚洲开发银行社会保障专家)：与世界其它地区相比，亚太地区各经济体的养老金改革仍处于初始阶段，然而该地区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剧烈的社会、人口结构变革，使该地区的养老金改革愈显迫在眉睫。第一，许多经济体的人口赡养率不断提高，战后人口生育率高峰带来的红利正在逐步消失，导致政府在养老保障方面的支出不断增长。第二，快速城市化以及社会伦理、法律制度的变迁引发传统家庭赡养模式的解体，而金融市场的各种缺陷又构成了现代养老金体系发展的关键桎梏。第三，全球化和区域市场一体化造成跨国人员和资本流动频率加快给区域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带来新的不确定性。

Yvonne Sin(华信惠悦顾问有限公司投资顾问部中国总监)：为保障老年国民的基本生活，养老金改革依赖多方的通力合作，各方应在取得一定共识基础上，致力于建立一个完善的养老金体系，并确保其稳健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为实现该目标，我们必须运用包括世界银行 PROST 模型在内的精算工具，依照精算结果设计合理的参数。例如在 2005 年，中国政府出台了新的 38 号文件，相对于原来的 26 号文，新体制虽然只覆盖了部分城镇职工，但它显然是一个更为合理、富有前瞻性的体制，可以保障中国的养老金体系可持续运作。在这方面，中国政府虽然没有采用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正在朝正确的方向稳步前进。养老金改革是一个多维度的问题，最关键的成功因素就是与养老基金管理密切相关的资本市场和金融领域的改革。就中国的公共养老基金管理来说，传统的“保值、增值”的概念应当予以修正，必须致力于资本市场、金融市场基础环境的建设，考虑到风险与回报之间的动态关系，改变目前普遍存在的负债结构不清晰、流动性要求不明确、资产组合单一等现象，通过完善信托法加强养老基金监管体系建设，逐步放松外汇管制，

建立起明确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投资策略，充分考虑风险以及风险信息披露等问题。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先富再老的宏大目标。

Vivek Arora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中国高级代表)：展望未来，中国养老金改革的主要目标是：第一，建立广覆盖的新体系；第二，筹集足够的资金来支付过去制度中的历史欠账。但是我认为，这两者应当分开解决。改革首先要解决历史旧账，同时改变整个养老金体系分散、非集中化管理的局面。中国养老金体系主要是受历史包袱的拖累，该问题已经严重到必须直面正视的程度。另一方面，就是建立基金制的养老金体系。我认为这种方式不仅可行，而且应当尽快实施。现在正是最佳的改革时机。我坚信中国可以较好地解决该问题，因为在过去二十年中，每当中国面临重大改革问题，中国政府总能迅速发现问题并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我们定会看到中国完善的养老金体制的形成。

Alex Weber(亚洲开发银行社会保障专家)：就农村养老金覆盖面扩展问题而言，我们的确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首先，农村地区人口密度低，信息沟通不畅，难于管理。其次，农民收入难以统计，同时非正规就业人群规模庞大。再次，农村地区基础设施更为落后，农村居民流动性更强。另外，农村基层政府组织行政效率较低，而行政管理成本较高。最后，农村地区金融环境更为恶劣，农村居民金融知识更为匮乏。但即便如此，我们仍有一些替代的方法，例如建立非缴费制度或自愿的确定缴费制计划，选择合理的机制，开展积极的社会营销宣传，降低管理成本。这样一来，低收入地区也仍然有望建立一个社会可承受的养老金计划。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必须首先改革现有的体制并进行深入的精算研究，建立良好、诚信、高效、廉洁的经办机构。

“发展政府债券市场——稳健货币管理所面临的挑战”国际研讨会观点摘要

Eli M Remolona (国际清算银行亚太地区经济部主任): 货币政策可以通过货币渠道、信用渠道和期望渠道传导。由于亚太各国央行普遍以短期利率为政策目标，采取渐进主义的发展模式，并且在收益曲线中反应了期望，因此，利用期望渠道传导货币政策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这有助于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效果，有助于解决流动性问题。

Gwang-Ju Rhee (韩国央行副行长): 韩国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和存款准备金制度来管理流动性。公开市场操作工具主要包括政府回购债券和货币稳定债券 (MSBs)。政府回购债券一般的持续期限是 1 - 14 天，它主要用来调节短期流动性；货币稳定债券的期限从 14 天到 2 年不等，主要用来调节长期基本流动性。

Diwa C. Guinigundo (菲律宾央行副行长): 菲律宾央行应对流动性过剩的长期政策趋向是：(1) 促进海外菲律宾人的生产性投资流入；(2) 实行外汇自由化，鼓励国内私营部门投资者向海外投资；(3) 通过区域合作和国内金融监管体制改革，防范流动性风险；(4) 通过丰富货币政策工具、完善货币政策操作，提高菲律宾央行应对流动性过剩的能力。

胡晓炼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主要经验包括：应该赋予货币政策更多的优先权，通过货币政策来调节国民经济；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是非常重要的，其中也包括政府债券市场的发展；经济改革的步伐要加快，这是货币政策有效实施的基础。

Aslim Tadjuddin (印尼央行副行长): 要应对短期资本流动的不利影响，发展一

个有益于投资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好的国内投资环境可以使短期的资本流动变成长期资本投资，这对于整个经济来说都是有好处的。因此，应对短期的流动性过剩，需要各国建立一个好的投资环境，乃至进行区域合作建立一个好的区域投资环境。

【AFDC 观察】

直面挑战 未雨绸缪

——开展以目标为导向的养老金改革

古语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针对汹涌而来的银发浪潮，亚太地区各经济体相继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养老金改革。时光荏苒，转眼间亚太地区的养老金改革已历经十数年。然而，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到，亚太地区各经济体的养老金改革仍处于初始阶段，仍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区域一体化和家庭结构转变带来的严峻挑战以及养老金覆盖面不足、财政支持难以持续、基金投资效率低下等必须直面正视的严重问题。因此，开展以目标为导向的养老金改革依然任重而道远。

总结多方面的经验，成功的养老金改革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 着眼未来，明确目标

实施切合本国国情的养老金改革，第一步即是必须着眼未来，首先对本国经济、社会、政治环境予以全面而合理的评估，评估未来的人口结构、家庭结构以及经济结构变迁带来的挑战以及当前养老金改革中面临的主要困难，评估本国宏观经济环境和金融环境是否适宜相应的养老金改革策略以及相应的改革策略是否在政治上同样具有可行性，并在初始条件评估的基础上制定可行的改革方案。

养老金改革是一项长期系统性工程。唯有认清改革目标，才能保障改革具有鲜明的方向。这些目标包括：充分性，即充分保障老年国民的生活；可承受性，即缴费水平能够为国民所承受；可持续性，即该体系可以在不借助外部资源的情况下自动持续发展；稳健性，即该体系可以很好地应对各种经济、社会环境变化带来的外部冲击。改革目标的确定，有利于防止养老金改革陷入矛盾、贻误时机，有利于制定相应的长期改革计划，有利于养老金改革的实时反馈与控制，有利于整合和调动社会资源，有利于推动更优的社会选择以及增进该项工作的透明度，有利于杜绝改革中的短视行为。

制定养老金改革方案离不开与利益相关方广泛的社会讨论。这种与利益相关方的沟通讨论其目的并不在于就改革策略形成一致性的意见，而是为了衡量改革是否具有可行性以及何种改革方案阻力更小、更符合最广大人群的利益诉求。

二、针对国情，选择模式

实践证明，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养老金改革模式。参数改革的优点在于无须彻底抛弃旧制度，而仅仅需要通过调整一定参数，如退休年龄、缴费率、替代率等，目的在于提高现行制度的运营效果。这种改革在技术上相对简单，但在实施中却面临较大的政治压力，因此实践中甚至较系统性改革更为困难。系统性改革有利于调整代际利益分配，显著增强体系的稳健性，形成的基金可以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但对一国的初始条件依赖性强。名义账户制提供了一个折衷的方案，它一方面建立了名义 DC 账户，另一方面这些账户并不一定是完全积累制，而仅仅作为权益记录存在。政府可以通过发行国债和市政债券筹集资金，将隐性债务显性化，将显性债务市场化。由于有政府公共财政作为保障，该制度运行风险较低，同时对金融市场依赖度小，有利于改进政府财政管理。

无论采用何种改革模式，在公众广泛讨论基础上出台相应的养老金改革计划，都有助于改革的顺利进行。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政府承诺的建立对于养老金改革的成功至关重要。作为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程，养老金改革的成功极大程度依赖于政府长期不懈的努力。为避免养老金改革的盲目性与各种短视行为，养老金改革方案可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确认。

三、多方筹资，应对挑战

通常系统性改革对政府财政体系的运行状况要求较高。所以，改革之初一定的财力准备是十分必要的。在改革过程中，政府财政一如既往的支持也是保障改革成功的关键因素。一般来说，即便引入系统性改革，也需要首先进行参数改革将隐性债务降至可承受范围之内，这就需要在一系列精算模型的协助下，合理地设置参数，避免出台不可持续的养老金改革政策。其次，需要进一步拓展筹资渠道。亚太地区各经济体的国民储蓄率普遍较高。但是，要让这些长期积累的财富转化为养老金既得权益，尚需一定的制度安排，例如通过私有化管理、享有税收优惠的个人储蓄计划、国有资产的划拨、外汇海外投资收益充斥养老基金等来予以实现。

四、变革组织，完善治理

亚太地区农村居民所占比重较大，而将覆盖面扩展到这些人群的主要问题在于建立运行良好的养老金制度，其前提便是通过建设政府机构能力，提高制度运行效率，控制管理成本，使更多的资金真正用于保障居民的退休生活。就管理模式而言，集中式管理和分散化管理各有利弊。前者有利于形成规模效应，但容易受政策因素干扰。后者有利于形成竞争，提高管理效率，但从智利的经验来看，并不一定能降低管理成本。无论采用哪种模式，实现组织变革和加强治理是至关

重要的。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的选择最终取决于何种制度运行效果更好且运行成本更低。

五、 加强监管，改进绩效

实践表明，公共养老基金的投资和监管制度的不完善导致许多国家养老基金绩效不佳，同时，基金运营风险也相当之大。对于初始条件较好的发达国家而言，完善的信托法和在金融领域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审慎人原则”保障了私营养老基金管理公司优良的投资绩效和完善的治理结构，同时各种风险控制模型、绩效评价方法都成为私营机构成熟的实践工具。因此，通过私营化有利于提高这些国家总体的养老金投资绩效。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金融环境和法律制度的欠缺都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私营养老基金管理公司的发展。因此，改善公共养老基金的治理势在必行。独立、透明、公正、审慎、诚信、勤勉、遵纪构成了完善的养老基金治理的核心要素。

六、 集中力量，破解难题

建立多支柱养老金体系的初衷在于单一支柱难以满足多个目标，因此必须引入多个支柱来实现不同的社会、经济目标。例如，针对老年贫困问题的零支柱计划；公共财政供款现收现付制的第一支柱，其目的是保障最基本的退休收入水平；实行积累制的第二支柱，其目的在于实现储蓄目标；第三支柱是自愿缴费的基金积累制计划，目的在于进一步提高替代率，增强系统的纵向公平性；第四支柱旨在降低老年国民面临的其他经济风险，如健康风险和住房问题等。

在制度建立中，要特别注意解决既得权益与隐性债务问题，关注多轨并存引发的各种政治、社会问题，防止制度分割造成的劳动力流动障碍和社会不公平现象。覆盖面问题是亚太经济体普遍面临的关键问题。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广

泛的社会营销以及养老金普及教育，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参保的积极性，实现覆盖面的扩展。

七、 及时调整，动态管理

以目标为导向的养老金改革离不开包括监测、评价、分析、沟通等在内的一系列动态管理活动。这就要求在确定养老金改革目标之后，根据改革目标确定相应的评价指标，并对外部情况变化及时做出调整，不断动态追踪这些指标。为了实现养老金体系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政府必须动态地调整一些参数。参数调整速度要适度，过快容易造成短期政治压力，诱发社会动荡；过慢会导致调整频度增加，从而加剧了国民对养老金改革的不信任感。

(作者：张熠)

亚太区域内金融中心之间的竞争：利益与成本

2007年10月15至16日，由韩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KOPEC）和韩国证券研究所联合举办的“亚太地区金融中心之间的竞争”国际研讨会在首尔举行。应主办方邀请，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北京分部副主任杨金林和曹声容博士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围绕着金融中心的建设、竞争、利益与成本等问题展开研讨与交流。目前，各经济体竞相打造地区或国际金融中心（IFC）。在本地区内，东京、香港、新加坡、悉尼业已成为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而新西兰的威灵顿、中国的上海和北京、韩国的首尔也在致力于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经济的持续发展、居民储蓄的持续增长和低利用率、不断增加的国际资本流动、外汇储备强劲增长、套息基金等民间证券投资活动等等都为区域内金融中心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

会。

IFC 可以为当地和本国经济带来诸多好处。以新加坡为例，南洋理工大学的唐教授指出，IFC 并非仅仅意味着金融服务业能够为新加坡创造全社会 12% 的 GDP 和 5% 的就业机会，更重要的是它的溢出效应，诸如对制造业的支持；支撑着新加坡作为区域内物流、交通和旅游中心；加深了新加坡与区域内经济体的联系。

在研讨会上，有些专家学者指出，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有必要将金融中心与国际金融中心区别开来。对于像首尔、上海这样的城市来说，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如何成为金融中心，而不是国际金融中心。特别是上海，由于有继续增长的大陆经济尤其是高速增长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的支撑，上海完全能够首先成为服务中国经济的金融中心，然后在政治、经济环境成熟的时候成为具有强大国际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正如美国的纽约一样。对于许多区域内的城市来说，依托国内经济并服务国内经济应该是其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捷径。然而一个城市是否有成为金融中心的巨大潜能，并最终成为国际性的金融中心还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政府的支持、内部经济的支撑、市场的开放度、基础设施的完善度等等。

面对区域内许多的新兴经济体如中国、韩国等经济的持续强劲增长，发达经济体如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经济的向好发展，众多城市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势必带来激烈的竞争。参会专家普遍认为，城市之间的竞争并非必然是一种零和游戏，应该而且也能够做到多赢的局面。这需要政府之间、城市之间和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与配合。许多发言人都谈到政府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日本、新加坡、香港、韩国等都将发展国际金融中心作为该经济体发展经济的重要战略，并为相应的城市提供战略性的资源和政策保障。

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而加快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可强有力地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对来自区域内其它城市的竞争，我国在加强政府支持的同时，应进一步明确城市的功能定位，鼓励错位竞争，实现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过程中的效益最大化。

(作者：曹声容)

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联系方式：

地址：中国上海市青浦区蟠龙路200号

传真：021-69768233

邮政编码：201702

电子邮件：secretariat@afdc.org.cn

电话：021-69768060

网站地址：www.afdc.org.cn